

引用本文

陈全.基层消防安全治理长效机制的探索与实践[J].消防科学与技术,2026,45(5):116—119.

Chen Quan.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long-term mechanism for grassroots fire safety governance[J].Fi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26,45(5):116—119.

基层消防安全治理长效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陈 全

(东莞市消防救援局,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 要:消防安全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也是构建现代化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中之重。为进一步提升源头火灾隐患化解水平、构建群防共治工作格局,本文以东莞市为实践样本,围绕“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3个核心问题,介绍如何按照“一网统管”机制,构建基层消防安全“巡查发现—分级处置—闭环整改—执法查处”的工作闭环,并通过构建“三个一”基层消防信息化支撑体系(即“一个平台统筹、一个码统管、一张图统览”),提高消防力量的响应速度和处置效率,不断强化基层队伍消防安全治理能力,支撑基层消防工作踔厉奋发,全面探索向“事前预防”转变。

关键词:消防安全;隐患整治;智慧消防;基层治理;一网统管;治理长效

中图分类号:X913.4;D631.6 文献标志码:A DOI:10.20168/j.1009-0029.2026.05.0116.04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long-term mechanism for grassroots fire safety governance

Chen Quan

(Dongguan Fire and Rescue Administration, Dongguan Guangdong 523000, China)

Abstract: Fire safety governance is both prioritized and challenged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Grassroots fire safety governance is a systematic, long-term undertaking and a cornerstone of building a modern fire safe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apacity for resolving fire hazards at their source and foster a collaborative working pattern of mass prevention and co-governance, this paper takes Dongguan city as a practical case study. Centering on three core questions of "who governs, what is governed, and how to govern", it presents how a closed-loop operational workflow for grassroots fire safety, comprising "patrol and detection, tiered response, closed-loop rectification, and enforcement and investigation", can be established under the "Unified Network Management" mechanism. Furthermore, by developing a "Three-in-One" grassroots fire safety informatization support system (namely, one platform for integrated coordination, one code for unified management, and one map for comprehensive oversight), the response speed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firefighting forces are enhanced, the fire safety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of grassroots teams ar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grassroots fire safety work is put on a solid and steady footing, and a comprehensive shift toward a "pre-incident prevention" paradigm is actively explored.

Key words: fire safety; hazard rectification; smart fire protecti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unified network management; long-term governance

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基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的纽带。特大城市、新一线城市等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and 工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普遍面临着行业安全监管职

作者简介: 陈全, 东莞市消防救援局,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局长, 主要从事消防工程研究, 广东省东莞市莞长路23号, 523000, stchquan@163.com。

收稿日期: 2025-03-19; **修回日期:** 2025-08-18

责不清、基层队伍力量不足、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不明等问题和短板,以至于常常是事后补救、运动式整治,基层消防治理工作尚未形成常态化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本文以东莞市为例,旨在探讨如何健全完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体系,科学防控和专项整治行业性、区域性火灾隐患,提高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的智慧化程度,以进一步提升基层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1 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现存问题

1.1 基层消防治理压力大,基层队伍负担重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众对基层消防治理的期望也日益提高。从现有数据来看,东莞市2024年消防领域投诉量为18 900宗,2025年增长至20 000余宗,同比上升6%。民众对消防安全关注度不断提升,也对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东莞市镇街消防救援大队共有在编干部158名,镇街(园区)消防安全治理服务中心共有73名委托执法人员以及621名辅助执法人员,专业消防治理队伍不足千人,日常负责依法办理委托的消防行政处罚事项、消防专项整治行动中各类场所的监督检查工作,同时还需要处理网格巡查员无法巡查整治的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等难以整改的问题。然而,在全市超过140万栋单体楼/建筑群、180余万家市场主体的治理基数下,仅靠消防力量难以全面管控。因此,亟须构建和完善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1]。

基层工作既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在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中,村(社区)通过成立消防巡查服务队,按照不少于本村(社区)网格数量的标准设置专职消防隐患整改员,专职负责本网格隐患问题线索的处置。但在基层村(社区)日常消防巡查、隐患处置的工作中,大部分基层人员仍依赖手写笔记台账,事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手动整理、录入系统,工作模式烦琐且效率低下。由于基层工作具有“一根针挑千条线”的工作特点,同样的数据常存在“多头报”“重复报”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基层工作效率和人员积极性,给基层造成了沉重负担。在国家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形式主义加重基层负担典型问题的案例中,部分地方行业部门要求企业单位重复填报、重复整理消防验收标准自评自查资料,一方面加重了基层人员和群众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填报工作只为应付检查,容易流于形式,并未真正有效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2]。

1.2 业务统筹调度难,容易存在管理真空

目前,基层消防救援部门负责对属地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但在开展灭火救援及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作时,往往缺乏抓手,难以统筹全域消防安全常态化治理工作。一方面,对各类场所底数的掌握仅依靠

行业部门、属地村居报送台账,不少部门或村居认为每多报一家便多担一分监管责任,主动作为意识不足,因此也存在着“不报、瞒报、有选择性报”的情况,难以做到全覆盖,容易形成脱管漏管。在东莞制造业集聚、产业升级快速的背景下,传统的阶段性报送方式难以帮助消防部门全面掌握所有场所的真实情况,存在一定的管理真空。另一方面,对学校、医院、工厂企业等行业场所的消防巡查情况,多依靠催报表单等方式收集,缺乏常态化监管,难以掌握真实的隐患底数,给基层消防安全带来风险。由于缺少有力的统筹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容易出现真空和死角,同时,同一场所被检查频次过高、过度检查等问题突出,对营商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1.3 源头化解能力较弱,治理手段落后

在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中,行业部门和村(社区)负责巡查监管的人员多为兼职,隐患识别与处置能力不足,大部分治理工作仍依赖手写笔记,难以实现有效的痕迹留存和追溯,也给后续问题流转和处置带来不便。“蜻蜓点水式”巡查难以深入细致地排查隐患,导致治理效率和效果不佳。

目前,信息化系统已成为基层治理的主流。以东莞为例,“三小场所”和出租屋基数大,已有专门网格队伍和信息化系统支撑日常巡查;对于一定规模的生产经营企业和工厂,通过应急安全员队伍和安全生产系统开展隐患排查;但其他重点场所的日常巡查和专项整治缺乏信息化支持,仍通过纸质记录和手工台账管理,效率低,数据汇总和追踪困难,需投入大量人力。在跨部门协同处置方面,各行业系统出于业务管理需要,隐患处置仅在各自系统内闭环,部门间协同仍依赖发函、邮件等方式,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效性差、难以闭环等问题,数据共享面临阻力。

2 探索完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长效机制

坚持“条块结合”,全面压实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及属地管理责任。一是以“条”纵向贯穿到底,对于治理边界清晰、职责分工明确且有上级政策指引的场所,以行业监管为主,行业部门需要跟踪落实、督促其监管行业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二是以“块”横向统管到边,对于“多跨”管理、治理边界相对模糊、尚未明确牵头责任部门的领域,充分调度村(社区)和基层网格的巡查治理力量,强化属地兜底管理责任,开展日常消防巡查和隐患整治,进而实现全覆盖;三是压实场所主体自查整改责任,将治理压力传导至责任主体自身,回归源头化解,针对行业部门、属地村居的检查情况形成具体通知单,以短信、现场二维码签收等形式送达告知,通过引导、规劝、处罚等多种手段推动主体责任落实^[3]。

2.1 摸清、核准“一盘数”，填补监管空白

一是在地市级层面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全力做好数据汇聚工作。依托市块数据建设成果，定期归集各行业部门纳管的场所数据，包括场所登记、注销、行政审批等商事登记信息。汇总去重后，按照场所地址进行统一赋码，形成基础底数，并按镇街（园区）进行数据切分下发，有效减轻基层数据初始收集的工作量，为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提供数据支撑^[4]。

二是推动基层做好信息的动态核准更新。除通过数据库自动比对更新外，镇街（园区）将日常消防巡检与场所信息核查工作相结合，根据现场实际同步反馈更新场所信息，做到每一次巡查整治、“六熟悉”的开展都同步完成场所底数的更新，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三是明确基层职责分工。做好业务引导，将带有行业属性的场所按照分工归类给行业部门，由其跟进相应的隐患处置；明确村（社区）一级主要负责“三小场所”、出租屋的日常处置，对于其他行业类型场所，以信息核查、发现、上报为主，如发现新增的场所，及时入库上报并打上相应的场所类型标签，交由对应行业部门纳入监管^[5-6]。

四是做好奖惩管理机制。治理中心/消防站在开展监督巡查及防消联勤工作时，定期对辖区场所底数进行现场走访抽查，对底数情况准确、清晰的村（社区）予以表扬，对存在漏报、瞒报情况的村（社区）予以通报；若漏报、瞒报场所发生火灾事故，将纳入村（社区）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扣分项，直接影响评优。通过行业监管的辅助，减轻基层巡查治理负担的同时，提升主动作为意识，支撑场所全覆盖监管。

2.2 建强、健全“4+2”队伍，提升治理水平

一是健全完善市镇两级火灾防控调度机制。以调度中心（消防治理服务中心）为主要执行组织，推动消防安全委员会实体化运作，将“4+2”力量聚拢，组建一支“逻辑统一”的治理队伍，下设统筹调度、综合治理、末端执行等小组，各组按职能分工开展工作，形成分级闭环处置。对巡查结果为高风险的场所，按职责分工和严重程度将整改任务推送至消防治理服务中心、行业部门、村（社区）；对巡查结果为低风险、中风险的场所，整改任务推送至行业部门及村（社区）。通过风险事件分级处置，避免大量中低风险隐患积压到消防部门，有效释放队伍工作压力，使其集中力量做好疑难事件、高风险事件的协调处置。

二是梳理各类场所精细化巡查清单。形成针对性治理方案，辅以图文解释、视频指引、智能问答等手段，协助巡查整治人员开展工作；同时由治理中心、消防站、第三方技术服务团队定期开展现场实地培训和服务指导，切实解决以往基层队伍人员流动性强、消防治理

水平参差不齐、治理能力不精不专、容易推诿等问题。

2.3 借力、用好“三个一”信息化支撑，扩大治理成效

以“一平台统筹、一个码统管、一张图统览”的信息化应用，搭建消防安全治理服务后台、码上巡查移动应用、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一张图，建立起涵盖基层消防安全的场所赋码管理、任务巡查、协同处置、效能评估、风险研判等全过程的信息化支撑，实现基层消防治理线上全流程闭环管理。

一是以信息化纳管整合基层消防治理要素。通过治理底数管理、治理力量管理、治理巡查事项管理、治理任务管理、隐患处置管理、知识库管理、统计分析管理等功能，将各类队伍人员、业务机制梳理成果、场所底数固化至系统中，由系统按照既定规则自动生成巡查任务并流转，实现一站式“管人员、管事件、管场所”。

二是以信息化提升基层消防治理效能。依托“物事码”平台对场所主体进行赋码管理，构建“码上巡查”应用，支持消防巡查概况查看、巡查任务填报、任务协办管理、隐患复查、工作质效分析等功能，实现基于微信、政务移动办公软件的“扫码即巡”，做到“清单式巡查，指引式处置”，有效降低基层队伍业务学习成本及操作门槛；同时根据不同隐患事件分级闭环处置，提升消防风险隐患发现和整治的准确率。

三是以信息化统揽基层消防治理成效。以二、三维实景地图为底座，将各类消防治理要素叠加落图，支持当前巡查情况总览、巡查情况分析、长期未巡情况、隐患处置情况、隐患事件分析、场所主体详情落图、区域属地管理、外源事件管理等功能，“一图统揽”直观呈现全域消防治理态势，一方面接入事件数据，动态实时掌握各项任务落实情况，对长期未巡、超期未处置、隐患频发等情况及时预警；另一方面按行业、区域、隐患等类型建立多维度分析^[7]。

四是以大语言模型创新基层消防治理模式。通过大语言模型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实时分析能力，能够快速处理海量信息，构建高质量训练数据集，为基层消防治理提供火灾隐患分析、消防安全知识智能问答等数字化工具支持。

3 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成效

3.1 实现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一网统管”

通过“业务机制引领+数字应用赋能”，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资源整合、流程优化与工作协同。截至2026年4月，已入库场所主体130余万家，整合开通消防安全治理队伍账号32537个，入库巡查事项超11324条。一是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科学划分各行业部门的火灾隐患巡查任务，加强对本行业、本系统的消防安全监管，同时发动属地村（社区）对分工外的剩余场所进行“全覆盖”巡查。自2024年8月试点

以来,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各村(社区)自主新增上报场所主体50 277家,完成消防巡查超过213万次,巡查覆盖场所主体超过96万家。二是优化工作流程,固化线上闭环。将工作流程机制固化到信息化系统中,使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巡查发现-分级处置-闭环整改-执法查处”全流程线上闭环留痕。通过数字化手段确保每个环节可追溯,避免传统管理模式中可能出现的推诿、拖延等问题,提升工作效率和透明度。三是打通跨部门工单流转,一网管全城。实现跨部门、跨系统的消防事件工单流转,接入网格、应急的消防巡查和隐患处置信息。目前系统已接入应急、网格系统消防巡查数据超1 199万条,打破条块分割,实现“一网管全城”。

3.2 实现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减负增效

在“多员合一”的治理模式下,把“三小场所”、出租屋范围外更多类型的场所纳入巡查范围,有效缓解村(社区)巡查服务队的兜底压力。通过巡查队伍整合和系统统一调度,确保场所巡查频次,避免重复巡查、过度检查。通过信息化纳管全市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数据,包括场所主体、巡查事项、巡查任务、隐患整改、巡查队伍等,实现全市各行业部门、各基层单位的消防治理信息动态共享,有效减轻基层队伍日常烦冗的数据统计工作,切实为基层人员减负。同时避免基层因日常工作任务重、最终仍需自身兜底而消极应对、躺平不报的现象,让基层人员有更多精力投入新增场所上报和场所底数更新维护,充分发挥“行业监管+属地发现”的互补优势,实现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全覆盖”。根据对试点镇街的问卷调查,95%的使用单位认为,信息化系统的支撑能更好地掌握基层消防安全实际情况,系统操作简单、培训后可直接上手,工作流程得到优化,有效减轻了手写台账和汇总统计的工作负担;数据分析、风险研判等功能为辖区隐患整治提供了有力支撑。

3.3 实现消防安全“多元共治”

在统筹指挥层面,建立“横到边,纵到底”的消防巡查工作机制,由消防部门抓大、抓总,以场所底数为基准划分“责任田”,落实到具体行业部门或属地村(社区);再由其抓小、抓细,将具体任务在基层治理队伍中消化解决,对重复事件、重叠检查进行“减、并、合”。在巡查模式上,由于各镇街(园区)实际情况不同,村(社区)消防巡查服务队、部门专(兼)职队伍的建设程度不同,各镇街(园区)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本辖区实际的“多员合一”治理模式,将网格员、综管员、治安员、食品安全协管员、人口协管员、城管员、人社协管员等基层治理人员整编成一支基层社会治理队伍,指定机构统一建设、管理和调度^[8]。现有治理模式已满足辖区实际需要的镇街(园区),也可继续保留原模

式运作。这样既能实现整体工作统筹、落实好各项工作,也不会干预各支基层队伍的工作节奏,避免因基层队伍行政管理归属、人事关系、业务边界不同而形成掣肘^[9]。自2025年全面推广应用以来,全市超过40个市直部门和各镇街(园区)、村(社区)开展消防巡查,共完成隐患整改313万宗,其中85%由行业部门和村(社区)闭环处置,15%高风险及难以整改问题流转至消防救援机构跟踪落实。多元共治格局持续夯实,全市消防安全风险显著降低,2025年东莞市建筑物火灾起数同比下降33%,治理效能进一步彰显。

3.4 实现消防安全“智能感知”

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迭代”的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服务平台,归集各监管部门开放共享数据,打通信息孤岛,整合横向资源,实现技术、业务、数据高度融合,动态汇集各部门信息数据,提升部门间数据资源的共享利用率,建立以统一数据归集、统一信息查询服务为基础的信息库。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支撑,构建训练消防安全垂直行业模型,一方面,为基层队伍构建智能问答、图片识别等辅助应用^[10],系统5 s内响应作答,回答准确率、图片隐患识别准确率高达95%,帮助巡查人员快速发现、定位、处置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建立大数据分析风险研判评估模型,精准定位突出隐患类型、隐患分布区域、隐患突出行业等,为火灾风险研判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辅助定位辖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方便消防部门对行业部门、村(社区)提供更精准的服务指导,对突出消防隐患开展针对性治理,推动火灾风险防控向“事前预防”转移。

4 对各地基层治理工作的借鉴意义

东莞市在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中面临的问题,也是各地面临的普遍问题。在探索健全完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一网统管”长效机制过程中,东莞市坚持问题导向,瞄准基层实际痛点与需求补足短板,在制度抓手、系统建设、业务研判等方面沉淀了以下经验。

在制度建设层面,应注重构建科学合理的责任体系,明确各部门、各岗位在基层治理中的职责,避免因职责不清导致的工作推诿和效率低下,确保各项治理任务能够精准落实。在队伍建设层面,应对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基层资源进行整合,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统一的基层治理队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效能。在系统建设层面,应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和业务协同,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和科学性,打破信息孤岛,让数据多跑路;在研判分析层面,应积极引入先进技术,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提前发现潜在风险,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转变。

(下转第126页)

- [6] 曹海峰. 新时期加快推进我国消防救援队伍体系建设的思考[J]. 行政管理改革, 2019, 8(8): 72—80.
- [7] 王士军. 提升消防救援队水域救援能力的思考[J]. 消防科学与技术, 2019, 38(11): 1595—1598.
- [8] 肖磊. 以新质生产力推进应急救援产业高质量发展[J]. 中国应急管理, 2024(8): 26—29.
- [9] 费小冬.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 要素、研究程序和评判标准[J]. 公共行政评论, 2008, 1(3): 23—43.
- [10] 贾旭东. 衡量. 扎根理论的“丛林”、过往与进路[J]. 科研管理, 2020, 41(5): 151—163.
- [11] KERN F G.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applied triangulation: Weighing different data sources[J].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2018, 12(2): 166—181.
- [12] FAULBAUM F. Hilary Arksey und Peter Knight: Interview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An introductory resource with examples[J]. KZfSS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2001, 53(3): 605—607.
- [13] 王念祖. 扎根理论三阶段编码对主题词提取的应用研究[J]. 图书馆杂志, 2018, 37(5): 74—81.
- [14] 范培华, 高丽, 侯明君. 扎根理论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的运用现状与展望[J]. 管理学报, 2017, 14(9): 1274—1282.
- [15] 王永生. 新时代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与实践: 以福建平潭消防救援队伍建设为例[J]. 中国应急救援, 2021(5): 63—67.
- [16] 王雁飞, 朱瑜. 心理资本理论与相关研究进展[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7, 29(5): 32—39.
- [17] 张海波. 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均衡: 一个新议题[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 36(3): 123—130.
- [18] WATKINS M W.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 guide to best practice[J].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2018, 44(3): 219—246.
- [19] 赵铁牛, 王泓午, 刘桂芬. 验证性因子分析及应用[J]. 中国卫生统计, 2010, 27(6): 608—609.
- [20] 苏淞, 孙川, 陈荣. 文化价值观、消费者感知价值和购买决策风格: 基于中国城市化差异的比较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3, 16(1): 102—109.
- [21] BOYATZIS R E. The competent manager: a model for effective performance[M]. New York: John Wiley, 1982: 20—21.
- [22] CHAWKE C, KANAI R. Alteration of political belief by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J].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6, 9: 621.
- [23] 卢春天, 朱杰. 中国环境应急管理体系的演进历程与提升路径[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 44(9): 83—97, 142—143, 145.
- [24] 杨志勇. 对新时期消防救援队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的几点思考[J]. 今日消防, 2022, 7(6): 8—10.
- [25] 陈伟平. 应急救援人员的心理训练方法[J]. 中国应急救援, 2019(4): 41—45.
- [26] 姜传胜, 邓云峰, 贾海江, 等.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的理论思辨与实践探索[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1, 21(6): 153—159.
- [27] 宋光, 冯军, 王盈, 等. 大型演习视角下救援队伍能力建设的思考与建议[J]. 中国应急救援, 2023(6): 28—31.
- [28] 郭丰毅, 郑林子, 陈珂. 我国应急管理信息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 科学发展, 2022(12): 105—112.

(责任编辑:毛 星)

(上接第119页)

5 结 语

东莞市依托数字政府建设,立足消防业务特点和实战需要,不断挖掘数据资源潜能,构建“三个一”信息化应用体系,完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长效机制,将消防治理从“单打独斗”转变为“群防群治”,不断强化基层队伍巡检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基层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未来,东莞市将持续深化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研究,紧密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创新治理理念与方法,加强跨部门协作和技术创新应用,为筑牢基层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懈努力,推动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迈向更高水平。

参考文献:

- [1] 林喜芳,王西川. 创新探索 提升基层消防治理能力 福建省推广基层消防治理经验[J]. 安全与健康, 2022, (9): 15—17.
- [2] 周振超,李爽. 基层政府负担重的典型表现与减负的实现路径[J]. 领导科学, 2021(8): 112—114.
- [3] 饶家宁,朱飞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体系化修正的思考[J]. 消防科学与技术, 2021, 40(9): 1410—1413.
- [4] 邓文华. 消防安全管理社会化协作模式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7.
- [5] 毛文璐.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建构与推进路径[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6): 120—128.
- [6] 胡学东,高小平,蔡德伦. 大数据支撑的政府消防安全管理机制创新: 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 34(5): 52—58.
- [7] 翁文斌,李楠. 绍兴市越城区消防一体化智治平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应急救援, 2022(2): 68—71.
- [8] 张新文,戴芬园. 权力下沉、流程再造与农村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 基于浙东“全科网格”的个案考察[J]. 浙江社会科学, 2018(8): 65—74.
- [9] 何立军. 结构—过程—功能: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2.
- [10] 何哲,曾润喜,秦维,等.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影响及其治理[J]. 电子政务, 2023(4): 2—24.

(责任编辑:彭燕华)